



龙人作品集 · 乱世英雄系列

乱世 猎人

龍人 著



龙人著

乱世猎人

卷四

乱世英雄系列

人 物 介 绍

蔡 风：北魏第一刀——蔡大将军之子，资质天生，本性忠厚善良，身怀天下绝世剑招“黄门左手剑”，因初涉江湖，无意中诛杀了义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之子，顿被整个北方义军视为大敌，故此名动天下。

蔡 伤：师出禅门，以释道大小无相神功，催发天下第一刀式“怒沧海”，名震天下。久经沙场，稀有败迹，却因种族歧视，在南北两朝大战之时，得不到援兵，大败而归，引来灭门之灾。

黄 海：蔡门家将，数百年间能将“左手剑法”练到出神入化惟此一人，因其本性与世无争，故此离开师门，后却得其师妹之助，明白师门之秘，成立“破魔门”，被人视为剑道宗主。

尔朱荣：鲜卑族中第一家族之主，名将数千，被世人视为天下第一高手，后却因与变为毒人的蔡风交手，不分高下，便在达摩入主中原之时，将魔道最高

的武学“天魔册”译出，被十大魔宗视为魔主。

田新球：一位在逆流中突出的魔道人物，其身怀的魔学、毒术堪称绝世无双，号称“金盅神魔”。江湖新秀蔡风为救红颜知己在大柳塔战役中误入圈套，被其所虏，以万毒刺激蔡风体内的潜能，又以“熬鹰之法”使他变为一个拥有自己毅志却又忠心不二的毒人。

凌能丽：蔡风的红颜知己，大柳塔战役中因蔡风失踪，便立志习武，得到蔡伤之助，拜五台老人为师，服下蔡伤所制的禅门灵丹，终至大成。

凌 通：凌能丽之弟，一位天生剑才，本性机灵古怪，后机缘巧逢，练成了传说中剑道之巅的至高武学——移岳诀！

葛 荣：蔡伤的师弟，一位胸怀雄心壮志之人，成立葛家庄，势力遍布江湖，又以独特的手法，通过经商聚财和收集天下各方信息。

万俟丑奴：南朝义军中身坐第二把交椅之人，与黄海同出一门，在剑道上成就非凡。

尔朱追命：尔朱家族第三高手，因与十二死士在雪原伏击黄海而死在万俟丑奴与黄海联手而发的雪天剑网之下。

石中天：一位被公认为天下智慧至高之人，在蔡氏灭门之时，用智慧救出了蔡伤之子。

铁异游：蔡伤十大家将之一，因蔡府被灭，隐姓埋名，以“尤一贴”之名在江湖中行医寻主。

刘瑞平：一位身出世家的千金小姐，同时也是位与天下第一武学关系密切之人，因无意中救了身受重伤的蔡风，便被其独特的气质所吸引，后经种种曲折，终成为蔡风的红颜知己。

陶弘景：绝世神医，天地间惟一能解金蛊神魔田新球所施万毒之人。

武帝萧衍：南朝之帝，身怀绝世武学，却因娶了黄海师妹为妻，与黄海结下夺妻之恨。

破六韩拔陵：北魏义军首领，智勇并存，却多次栽在一位初涉江湖的少年之手。

杜洛周：“葛家十杰”之首，隐姓埋名，混入义军，却因其身怀野心，不为葛荣所用，最终死在葛荣所设的妙计之中。

游 四：“葛家十杰”之四，本性善良，计谋百出，得到葛荣重用。

胡秀玲：北魏太后，蔡伤的初恋情人，后因与蔡伤私奔，便用“以假乱真”之计脱身，不想却被魔宗利

用，导致蔡伤身受重伤。

元叶媚：元府千金，自幼订亲，这位使蔡风一见钟情的少女，无意中被蔡风所救，而被他的智慧与气质深深吸引，使其徘徊在爱情与亲情之间。

长孙敬武：元府家将，也是导致蔡风涉入江湖之人。

彭连虎：南朝第一刀郑伯禽之徒，但其资质天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南朝立下汗马功劳，终得武帝萧衍重用。

尔朱兆：尔朱家族年轻一辈中最杰出的高手，他智才双全，深得尔朱荣的器重。

三子：太行山猎人，蔡风的童年好友，跟同蔡风在大柳塔战役中被田新球所虏，却经数劫而不死，后终成一代高手。

第一章 佛缘天赐

“小施主此言差矣，我佛慈悲，佛法无边，西方极乐净土乃善人之终极，怎么空洞。”老僧不愠不火地道。

“我佛慈悲，佛法无边，怎就不可以使世道升平，百姓安居乐业呢？而让富人横行，当权者不仁呢？佛家不是说普渡众生吗？佛祖他老人家为何不施以佛法感化众生，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呢？什么西方极乐净土，是善人的终极，那恶人呢？恶人便留在世间横行，那是怎样一个世界，你们佛家说阿界地狱，为何要让那些恶魂转人轮回，来就乱人世，我佛慈悲，我佛慈悲，那为何你这老和尚会被关在边牢笼之中，你为何不以佛法感化他们，让他们放你出去，你是怕出去要普渡众生吗？你是怕出去无法让人信服吗？你是怕见尘世烟尘吗？你呀你。”蔡风气恼地火骂起来，那老僧连半句话也插不上，只是一个劲地念“阿你陀佛……”

“怎么，你无话可说了？”蔡风没好气地望了不住念“阿弥陀佛”的和尚一眼，讥讽道。

“小施主之言，老僧实无话可说，可惜老僧无法学得佛祖佛法千万分之一，实在惭愧之至，也有愧慧远祖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僧惭愧地双掌合十道，一脸忏悔之色。

蔡风不禁为这老和尚可怜起来，淡淡地道：“你也不必太过自责和惭愧，这世人也不只你一个和尚没有用。”

“阿弥陀佛，小施主不用安慰老僧，老僧学了数十年的佛法，犹来能参道慧远祖师的道法，而使得佛道没落，魔道横行，实在是罪过，今日若非小施主的指点，老僧恐怕这一生也无法觉悟；而老僧看小施主心地仁慈，慧根深种，能感老僧乐音而来，已是有缘之人，老僧想求小施主一件事，还望小施主不辞。”老僧平和而又稍显激动地道。

“你有什么事？还好意思要我做，别以为几句恭维话便可打动我，我已经被你的乐音害得够惨的了，别再打我的主意了。”蔡风不屑地道。

“小施主可否愿意听老僧讲一个故事？”老僧语气稍平和地说道。

“我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杀进来呢，哪还有闲情听你讲故事！”蔡风不耐烦地道。

“老僧可简单地讲一下，这可能是关系到天下是否可以安定的大事。”那老和尚认真地进。

有这么严重吗？蔡风有些骇然地问道，心中想到叔孙长虹和那一帮盗贼都是为了这老僧而来，或许这老和尚所讲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也说不定呢，不由得又道：

“那你快讲吧，简单一些哦，我可要逃命啦。”

“当年慧远祖师在庐山坐化，道下一颗鸡卵大的舍利珠，祖师曾有遗训告知体内有圣物舍利，蕴天地精华，更藏天道之奥妙，留待有缘之人达般若之功效。可在圣舍利取出不久，便为人所盗，直到我师尊坐化之前一年才重新找回圣舍利，也因此，耗尽心智而无法解开其秘，达至般若悟至天道才会早早坐化，老僧也苦悟二十载犹未能悟道其奥妙，反使心魔重生，以至佛法无定，真是惭愧，而不知是谁传出圣舍利在老僧之手，以至老僧才有今日之厄，想来是老僧愚钝，不算有缘，我看小施主额泛华光，乃是佛家有缘之人，若老僧眼来花的话，小施主应该是自小修习禅功，才能致使武功达到如此之境，因此老僧想请小施主帮老僧完成一个心愿，想来小施主也知老僧所指。”那老僧双手合十，又唤了

一声“阿弥陀佛”道。

“你是叫我去悟那什么圣舍利？”蔡风骇了一大跳，后跃一步惊疑地问道。

“老僧正有此意，若是小施主不愿悟此圣舍利的话，也可另寻有缘之人，老僧想来此生已无望悟道此中奥秘，只能靠有缘之人之力了，相信慧远师祖不会责怪老僧。”那老和尚恳切地道。

“我的天哪，人们常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这岂不是想害死我吗？”蔡风有些怨道。

老和尚脸上绽出一片祥和的笑意，蔡风这种不为宝物所动的表情让他的确很欣喜，至少蔡风的脸上看不到做作之态，不由得淡淡地道：“若是老僧这圣舍利误落罪人之手，那将舍是一个更可怕的局面，或是天下更乱也说不定，若是真如此，小施主不就成了天下万民的大罪人，我想小施主定不会想做千古之罪人吧？”

蔡风苦着脸道：“你这是在逼我吗？遇上你这个老和尚算交霉运了。”

“那小施主是答应了？”那老僧喜道。

“我可不答应吗？不过还好，我爹很道佛理，精于禅学，相信他有办法可以试一下。”蔡风无奈地道。

“那便更好了，我这便教施主如何储存这圣舍

利。”那老僧欢喜道。

“这个还要学储存方法，有这么隆重吗？”蔡风不耐烦地道。

“我只教小施主一些口诀和运气功法，小施主以后再去领悟便是了，到时候可把圣舍利再储存好也行。”那老僧认真地道。

蔡风望了那老僧一眼，只见老僧深深地吸了口气，肚子“咕咕”两声闷响，片刻之后，只见他喉管有一道鼓起上升的线，像是有一条蛇从老僧的肚子里蹿出来一般，在蔡风目瞪口呆的情况下，老和尚从口中吐出一块大如鸡卵，却泛着一种奇异光彩和色调的石头，上面似乎充溢着一层亮丽的宝光。

“这，这是什么功夫？把这么大的东西从肚子里吐出来！”蔡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道。

“这是西域天竺国瑜珈心术的一种，叫‘蛇喉功’，可以若蛇一般吞下比它身体更粗大的东西，西这比蛇更道一步，可以吐出藏在腹内未化之物，而这块圣舍利便是藏于腹内，这样谁也不会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了。”老僧说着便把那美丽的石块塞到他的手中。

蔡风接过那滚烫而湿漉漉的圣舍利，心中不由得一阵迟疑。

“现在便由我告诉小施主这‘蛇喉功’的要领，以小施主自身的功力和聪明，相信用不了半个月，便自会悟通这‘蛇喉功’的精要而轻松自如地吞吐这圣舍利了。”老僧平和地道。

“能行吗？要是吞进去，吐不出来不就惨了，而且还不知通它会不会化掉。”蔡风担心地通。

老僧笑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老僧刚才不是很轻松地吐出来了么？而这圣舍利是不可能体内消化的，你放心好了。”

“那好吧，我把你救出去，咱一起逃，在路上你再告诉我秘诀吧！”蔡风神色一肃通。

“小施主别费心思了，老僧不想出去，这里乃是清静之地，刚好给老僧一片参悟佛法的天空，外面红尘世俗，老僧实在不想踏足，小施主还是听老僧细讲这运功之法吧。”老僧双手合十肃然通。

“既然你这老和尚如此顽固，我也没办法，由得你去，到时候可别怪我没出手哦……”蔡风唠叨着通。

△△△

△△△

△△△

夜或许是很静，不过元府却有些不成样子，这或许

是元府最乱的一个晚上。

最乱的还是挂月楼，不过正不断有高手向挂月楼汇聚。

元费很勇悍，但他并不能够独挡十几名高手，挂月楼一楼也仍有四五个好手，可是与叔孙长虹的属下相比，却是一面倒的局势。

元费的一条长枪确有一种不可匹敌的气势，他的对手正是那从房顶上跃下，而让四名守卫毙命的两个蒙面人。

那两个人也绝对不是庸手，更似是这一群神秘蒙面人之中最厉害的两人。

元费将他们看成对手，一点也没有看错，这两个人的确配做元费的对手，这两人似乎很默契，单凭这份默契便可以让许多高手神往，这两人似乎更习惯连击，连手出击，便他们的攻击力暴增，连元费也有一点吃不消。

这个世上的高手也真多，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般疯狂和狠辣，这里的每一件兵刃都绝对是夺命勾魂之物。

“呀——”又有一声惨叫传来，仍是元府的人，这已经是第三个被砍成四截的弟子

元费心中充满无限的悲愤，可是他的确是很难脱出身来，无论他的枪是多么灵活，无论他的劲道有多狠，但却始终无法击破那配合得几无缝隙的攻击网。

形势自然是极端的不妙，元费却弄不懂为何他的一声长啸所引来的救兵，只有这么两个，难道整个元府之人只剩下了这么几个人。

分神的同时，他的肩上被拖了一道不是很深的刀痕，可是却流血了，受伤就是表示这一切到了极为重要的时刻了。

对于元费来说，应该是如此，因为此刻他所要对付的不再是三人，而是四人，绝对不是庸手的四人，而在这四个人当中，他还发现了两双十分熟悉的眼神，的确很熟悉，就像他对狼的眼睛那种熟悉一般。

对于武人来说，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眼睛都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却位，特别是眼神，世上绝没有相同的眼神，哪怕是表示相同的意思，因此，元费对这两双眼神的熟悉并不是偶然。

于是元费的心肺几乎快要气爆了，这杀死自己兄弟们的人居然是熟人所为，并且还砍了自己一刀，这种受骗和背叛的感觉的确不是一件很好的享受，不过元费却不能细细地去品味这种感觉，也没有机会去品味这种感

觉，除非他想让自己身上多两窟窿，所以他只能尽力出手，只能以最大的努力去解开眼前的危难，元费的枪抡得很圆，那是枪尖划过的弧线，美丽只是其次，更重要的却是那种呼啸奔涌的气劲，那准确而快绝的杀招，他能做到的只有这一点而已，那便是同归于尽。

对于元费来说，能做出这种打算已经够让任何人吃惊的了，对于元费来说，想与对方同归于尽已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对于元费来说这或许是一种突破，是一种无奈的突破。

以元费的尊贵身份，却能放下架子，放下一切不顾，而做出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实在不能说不是难能可贵的了。

元费所要杀的正是那具有熟悉眼神的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刀和剑实在是很可怕，也很狠毒，他们的刀与剑所走的弧度也都有着让人不得不叫好的精彩，可惜，元费已经不去管任何可以让人觉得精彩的动作，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意念，便是杀人，杀死这两个人，他知道他的枪尖同时刺穿两人的心脏之时，对方的刀和剑也已经在自己身上留下了致命的伤痕。

最先与元费交手的两位蒙面人的神色也微做有些变了调，因为在元费划出这一枪的眨眼间，已把他们逼到

了攻击范围之外，使他们根本就无法对元费进行致命的攻击，不过他们也绝不会因为元费可能与对方同归于尽便不再出手，他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命都很珍贵，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命去博元费的命，那绝对是得不偿失。

的确，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一样珍贵，并不因为元费是元府的大总管便能够一命值两人。那两个人绝对不是傻子，所以他们并不会选择与元费拼命一途，他们退，他们选择了退却，退却并不是逃，而是一种战略，一种保命的战略，因为还有另外两人的攻击。

元费眼中的光彩有着一种近乎野兽的疯狂，那似乎是疯子的眼神，但谁也不敢相信元费是疯子，而更相信他比任何正常人都清醒，因为他已经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退意。

“叮叮……”一连串的暴响，劲气四散激射，像是疯狂而无形的烟花，虚空似在一刹那之间被撕裂成无数道伤口一般。

元费并没有达到同归于尽的目的，可是他已经利用同归于尽的战略达到了那种不要命的气势，虽然他的伤口的鲜血涌出的更快。

有两道暗劲从他的身体两侧涌到，他捕捉得很清楚，其实，在这打斗的一开始，他便已经把所有的感觉

调整得很好，他便已经绷紧所有该绷紧的神经倾注身边每一丝空气的流动，只是他一直都无法解开这紧锁的两件兵器，不过此时，他似乎找到了一丝感觉，就因为这一点感觉，他的身形便像是一片冉冉升起的云。

其实用冉冉这样的形容，实在与他的身形差上十万八千里，他的身形升起的速度很快，最后借力的，不仅是地面，还有那两名退后的蒙面人手中的刀，他的枪最后一击是由上而下直砸，借对方刀的反震之力，使得他的身形若箭一般直升而上。

元费这一招有些出乎这四个人的意料，不过却也牵动了两柄刀，便是那两柄正从两侧夹击的刀，元费的每一动，所牵动的玄机都几乎与这两柄刀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元费的身形在拔起的同时，这两人的身形也如影随形地拔了起来。

元费自然知道这是一定有的结局，否则他早就已经将这两柄讨厌的刀给甩开了，不过，这一次他的身形却比这两柄刀更快了半拍，高手相争的，便是那么半拍，虽然只是半拍而已，可是已经足够元费做出很多种变化。

元费只是在空中扭动了一下腰肢，只这扭动一下，半中的枪已经如春雨一般，密密地洒下，细细的，淡淡